

名家
译丛
书



「法」亚历山大·小仲马著
林纾译 王寿昌（口述）

巴黎茶花女

又名《茶花女》

Classic Works of Great Translators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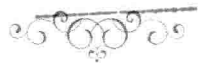
巴黎茶花女 遗事

又名《茶花女》

名家译丛

「法」亚历山大·小仲马著
林纾译 王寿昌（口述）

Classic Works of Great Translators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茶花女遗事 / (法) 小仲马 (Dumas, A.) 著;
林纾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12

(名家名译丛书)

ISBN 978-7-5502-2319-6

I. ①巴… II. ①小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5927 号

巴黎茶花女遗事

作 者: (法) 亚历山大·小仲马

译 者: 林 纾

出版统筹: 精典博维

责任编辑: 肖 桓

出版策划: 史 翔

策划编辑: 陈 娟

特约编辑: 樊俊杰

装帧设计: 博雅工坊·肖杰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)

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刷·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37 千字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3.75 印张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319-6

定价: 2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1212 转 8050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节	/ 001
第二节	/ 006
第三节	/ 010
第四节	/ 019
第五节	/ 027
第六节	/ 035
第七节	/ 043
第八节	/ 050
第九节	/ 059
第十节	/ 064

第十一节 / 075

第十二节 / 082

第十三节 / 088

第十四节 / 092

第十五节 / 099

第十六节 / 105

第一节

晓斋主人归自巴黎。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，生请述之；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，于巴黎最知名；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，尤为小仲马极笔。暇辄述以授冷红生，冷红生涉笔记之。

小仲马曰：凡成一书，必详审本人性情，描画始肖；犹之欲成一国之书，必先习其国语也。今余所记书中人之事，为时未久，特先以笔墨渲染，使人人均悉事系纪实，虽书中最关系之人，不幸夭死，而余人咸在，可资以证此事；始在巴黎观书者，试问巴黎之人，匪无不知，然非余亦不能尽举其纤悉之事；盖余有所受而然也。

余当千八百四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拉非德见黄榜署拍卖日期，为屋主人身故，身后无人，故货其器物，榜中亦不署主人是谁。准以十六日十二点至五点止，在恩谈街第九号屋中拍卖。又预计十三、十四二日，可以先往第九号屋中省识

其当意者。余素好事，意殊不在购物，惟必欲一观之。越明日，余至恩谈街，为时尚早，士女杂沓，车马已纷集其门；众人遍阅之下，既羨精致，咸有骇叹之状。余前后流览，乃知为勾栏中人住宅也。是时闺秀来者尤多，皆频频注目。盖良窳判别，平时不相酬答。而彼人华妆外炫，闺秀咸已见之，唯秘藏之处，不可得窥。故此来尤蓄意欲觐其所有，亦妇人之常态也。彼勾栏人生时，闺秀无从至其家。今其人既死，闺秀以拍卖来，亦复无碍。尔时众心甚疑，器物华贵如是，生时何以弗售，必待死时始行拍卖，议论籍籍，余亦弗载。唯见其中瓷器锦繒，下至玩弄之物，匪所不备。余是时尾群闺秀之后，随物睇玩。最后入一夹室，以波斯花锦为壁衣。闺秀甫入，咸相顾微哂而出，貌若惭怍，余甚疑，乃径入视之，盖更衣室也。屋中唯此室最为纤丽；中设长几一，径三尺，长六尺，衣壁东隅，几上陈设均首饰，黄白烂然无他物。余疑此物非一人之力能任，必丛聚贵游子弟，方足办此。余每及一物，甚叹其暴殄。然其人已死，未始非冥冥之中护惜，使其人不经阳谴以去也。大抵人生丑行，不宜与人并老；于妇女尤甚！昔有名娼年老，只有一女名鲁意子，其艳丽不减其母。少时其母乃诲之淫，教之谄，鲁意子若习为其艺者，不知其耻也。女接所欢，嫫，而其母下之，遂病。寻有人拯

女以去，调摄无效，卒以病死。今其母尚在。天不夭促此母，不宁有意耶？余观物时，心忽思此，乃痴立弗去。司宅者以余为涎其物也，守余亦弗去。余始问守者：“主人谁也？”守者曰：“此马克格尼尔姑娘妆楼也。”夫马克生时，余固闻其名，其人亦屡见之。闻守者言，始知其死。问死何日，曰：“已二十有一日矣！”余曰：“密室之中，宝物充牣，奈何纵人游览？”守者曰：“物贵欲先使识之以求善价。”余曰：“得钱谁归？”曰：“逋负累然；不去物，无复能了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举债乎？”曰：“多矣。”曰：“尽物能完债乎？”曰：“有羨。”余曰：“羨复谁归？”曰：“彼家尚有人耳。”余遂出。因念马克生时，冶游者争与之狎；今死未久，宫中已无人踪。转眼繁华，萧索至此！余无谓之感涕，不觉为马克缠绵不已，亦不自知何心！方马克死时，余新从客边归，以平时不习冶游，无告我以马克之事；若狎客则虽知马克之死，亦不知慨。甚哉，欲求少年眼泪之难也！

马克常好为园游，油壁车驾二骡，华妆照眼，遇所欢于道，虽目送之而容甚庄，行客不知其为夜度娘也。既至园，偶涉即返，不为妖态以惑游子。余犹能忆之，颇惜其死。马克长身玉立，御长裙，仙仙然描画不能肖，虽欲故状其丑，亦莫知为辞。修眉媚眼，脸犹朝霞，发黑如漆覆额，而仰盘于顶上，

结为巨髻。耳上饰二钻，光明射目。余念马克操业如此，宜有沉忧之色。乃观马克之容，若甚整暇。余于其死后，得乌丹所绘像，长日辄出展玩。余作书困时，亦恒取观之。马克性嗜剧，场中人恒见有丽人捻茶花一丛，即马克至矣。而茶花之色不一，一月之中，拈白者廿五日，红者五日，不知其何所取；然马克每至巴逊取花，花媪称之曰“茶花女”，时人遂亦称之曰“茶花女”。

女在巴黎三年，前曾从一公爵在巴克尼。公爵绝爱重之，欲为落籍，而女不能舍。先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，马克春病，医言须水饮；唯巴克尼水佳，当就汲之。马克至巴克尼时，故家眷属咸集。有一公爵女公子，年与马克埒，眉目衣饰，与马克毕肖毫发。无何女公子死，公爵衔哀，不可以状。一日闲行堤上，柳阴浓翳中见马克微步苔际，倩影亭亭，酷肖其殇女，大惊；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，自言殇女，神情与马克肖，请自今移所以爱女者爱马克。马克许之。既成约，而知马克者，争说于公爵；以马克贱，宜毁其约。顾公爵痛女切，无马克弗适也。于是与马克更约，命脱身出勾栏，凡有所需，无不立应。马克亦许之。夏令既残，马克愈。公爵遂携归巴黎，形影相属，议者以为公爵老矣，乃昵少艾，谣言蜂起；孰知公爵之爱马克，实以爱女待之，不涉他意。马克既归巴黎，

仍不能屏绝游宴。谗者纷语公爵，不应取荡妇为女。公爵疑之，造马克问。马克无言请绝。公爵情切殇女，无马克亦弗怡。间八日，公爵复来，曰：“今余请勿问尔事；但得常常晤面，如见吾女可乎？”凡此皆得诸人言，咸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冬间事也。

于是余于十六日一点钟，仍至恩谈街。甫临门外。即闻人声喧杂。屋中之人，均巴黎望族及名媛咸逮焉。余是时在人丛中，一人举物凭高而呼，嗜之者争累价以得。因思当日以重价购之，今复以重价售之；来路既悖，今之脱失亦易焉。此中若有主宰兼司之，可异也。移时衣饰诸物，一哄俱尽；唯有书一卷，高座者呼曰：“此《漫郎摄实戈》也，价十佛郎。”旁有人答曰：“十二佛郎。”余则以十五佛郎累之。每累愈高，余终以百佛郎得之。余此时动于客气，不知何由与人竞买。及既得书而苦无钱，乃令司卖者送至余寓。书上草书云“亚猛著彭赠马克惭愧”数字。余疑“惭愧”二字，不知所谓。岂马克生时，亦深悉漫郎之为人，愧弗如乎？抑岂亚猛以此讥马克耶？然亚猛苟讥马克，马克岂复受之？且漫郎名娼也，生时喧闹，死亦寂寞，与马克身世略近。漫郎临命时，以首枕所欢臂上，此时性情，一归于正，其人至欲以己之眼泪，滋土筑其坟。余观拍卖时人声虽喧阗，实则马克

之死，与漫郎等一寂寞耳。综计此时拍卖所得一百五十千佛郎，以三分之二归债家，余五十千佛郎，与马克之姊及其兄。姊屏居乡曲，一旦骤得巨资，若出意外矣。

第二节

自时厥后，巴黎之人，几无称马克者。

忽一日有叩余门者，鬻者以刺入，则亚猛著彭也。余闪烁若审其名；已而大悟，即漫郎书中所署名之人。余思此人为马克所识，何为见枉？即肃客人。客颀而长，容色惨淡。又一身急装，似远行始至，满襟犹尘土也，蹙然颤声欲哭。告余曰：“仆有深憾，不及整衣而至。君能哀吾心而原谅之欤？且我与君均壮年，知君非齷齪好苛礼者，故匆遽敢以情达。余行装尚在逆旅，行滕未发，已驰君门，犹恐见君弗及耳！”时天尚寒，余乃延客至近火处坐，客出巾掩面极哭而咽其声。移时言曰：“君深居，应未料清晨之间，乃有不速之客，唐突至此！实则此来将乞大情于君，其许我否？”余趣之。客曰：“马克家拍卖时，君见之乎？”语至此，客已噉然而号。

须臾复曰：“吾行状怪特可笑，君固容之；未知更能忍斯须毕吾说乎？”余曰：“设能止君之悲，吾甚乐为之。君速言。我视力所及，不敢自爱。”客曰：“君于拍卖时曾市得马克楼中物乎？”余曰：“有，得书一卷。”客曰：“得毋其书为《漫郎摄实戈》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客曰：“书在乎？”曰：“在余寝室。”客闻言，知书存，色顿舒，若即谢余为能藏其书者。余入室取书授之，客展书至第一页，见署名尚存，而眼泪已沾湿书上，曰：“君蓄意爱宝此书乎？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曰：“求割爱耳！”余曰：“是书固君赠马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然则是书归君，固余愿。”客踟躇移时，转若难出诸口，察其意，殆欲以值归余。余曰：“值无多，余亦忘之，拟以赠君。”客曰：“君此书以百佛郎得之，奈何言忘？”余曰：“君何由知之？”客曰：“吾始至巴黎，即赴司拍卖家取其簿籍观之。上有君名，署此书以百佛郎取去。”亚猛言至此，几疑余与马克有故。余微觉之，即曰：“吾识马克，目识而已；于其死也，怜其绝世丽质，委于尘土，故宝其遗物。且此书吾盖与人斗价而得，非与马克有情，重价以取之也。今物归其主，幸勿以佞见待。”客悦，以手挽余曰：“毕吾世不忘君惠。”余感亚猛之义，欲知马克轶事：既而自愧有赠书之惠，患有挟而求，遂不即问。客已预知之，问曰：“君竟此书乎？”余曰：“竟矣。”客曰：

“吾标识其上，君喻吾意乎？”余曰：“见时即知君与马克，非寻常交契。”客曰：“君解事极矣，吾马克殆仙也！”言次，出马克书授余。余受书，见小笺折叠数四，似已读过数百遍者。书曰：“亚猛足下，得书感君念我，知苍苍尚有灵也。书谕吾病，吾果病。计此后当不能起；然君能怜我，我之呻楚已祛其半。吾自度与君更无握手之日，然甚爱君此手，能委婉陈书与我；我百计自治，已无良剂。其尚望后此可以略苏，其在亚猛赐我数言之力乎？究竟病势沉顿，更生为难。所恨数百里之隔，艰于一见。然君心亦知尔之马克，病中梳掠俱罢，衣饰不施，镜里另若一人矣；吾又转喜不与君相见之为得也！君往日书来，祈我释憾君心，马克安有不知？盖君蓄难诉之情，怀不释之疑，急而见诋，吾愈知君笃念之深，实有激而为此也。一月之中吾偃卧绳榻，匪日不思；苟能御笔，即有日记，至声嘶气咽，腕不能支方已。君若见哀，来时计吾已死，急赴吾女友于舒里著巴家，当得吾日记。君读记时，当知我原宥意中之人，即向有芥蒂，至此已复消释；于舒里爱我甚深，吾每见及，辄道君情愫。尔日君书来时，于适在侍吾疾，读罢各相泫漣。吾扶病作日记时，虽极悲惋，尚是苦民乐处。君读记，明我向日之心，因而释憾于我，此即君深慰薄命人也。吾本欲以奁中之物饷君，以为遗念；然微息尚在，

而镜奩衣笥，寸寸已非吾物，不能更留与君。亚猛足下，尔知吾气息仅属时，隔邻债家及巡捕诸人，履声蹀躞，若防吾尺寸之物属他人者。吾虽未死，犹岌岌不保此物为吾有，唯愿吾死时始付拍卖耳！嗟乎！鄙夫之见，令人难耐。此岂上天所贻之正理耶！抑人心之变耶？唯拍卖时君须一至，购吾褻物一具，如亲吾身，吾非不知留物贻君，第尽室已属他人，又有监视之人，物贻所欢，转嫁遗孽。吾命已在旦夕，计哀苦躯壳，从今可以遗脱；苟天从人愿，在未死以前，可以见君一面，固知福薄，弗能至也！此永别矣！君当审吾不能长书，为吾原宥也！”余读马克书至末幅，仅辨字画而已；盖病革时倾侧不复成书。读已，以书还客。客曰：“君读是书，缠绵敦挚，谓勾栏中有此通品耶？今不复见矣！回思见爱之深，再眷一人，必不类此。吾安能瞞瞞冥冥，听其长逝。且彼临终，尚闻呼我，始卒。嗟哉，吾马克也！”于是亚猛忍泪向吾执手曰：“度君见我行为，直一童骏，怪吾全力倾注是人。殊未知马克生时，经吾凌挫，无所告语，彼泰然弗以为意，吾始以为马克负我，孰知今日百鞭吾身，犹不足蔽吾辜也！吾将缩吾十年之命，进为一日泪痕，哭我马克也！”余闻亚猛言，不知所慰，又不知马克事。要领莫得，计无由止亚猛之悲。顾余自信笃实，或且见听，乃问亚猛曰：“君有无亲

属在巴黎？吾与君初面，知君之哀，唯不知所以慰之！”亚猛曰：“君言良是。然吾自悲其悲，强以聒君，非理也。君得毋烦乎？”余曰：“君误会矣，吾自策其力不足杀君之悲；苟吾辈行中有能慰君，吾且助之。诃有重君深情，乃苦烦耶！”亚猛谢余，以为昏惘失次，请以三分钟为限，俾眼泪干，无令市人指目为笑。又恳恳以赐书为惠，屡言所报。余曰：“凡人悲戚莫慰者，以旁观之人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今请君言其颠末，使吾得乘其间隙语君，使愁怀消释，为计不更得乎？”客曰：“善，唯今日为吾恣哭马克之日，不能语君以详，请俟他日，始知吾眷斯人，殊非无故。”言已，临镜自照，拭泪再订后约；而涕已复交于颐。余再四慰之，客乃坚忍出门。余掀帘视客在舆中，已掩面号啕矣。

第三节

自尔遂不得消息。然而巴黎中亦稍知有亚猛之事者。

一日，余问一友人以马克事，友人曰：“即所谓茶花女者乎，我固识之。”余问女之平生如何。友曰：“视他人略聪

慧耳。”余曰：“其友为谁？”友曰：“闻某伯爵为女几破其家；又某公爵老矣，绝爱昵之，所费缠头不少也。”余历数人，谈马克者如出一辙。欲侦亚猛之事，卒无知者。讫询之老狎客，略有知亚猛事；然亦仿佛，不能终究根柢。余疑亚猛忘怀，然深思其人，必非无信。乃至马克旧居询阍者，而司阍已易，余径至马克墓上，冀亚猛来可以一见。墓在一巨园中，缭垣周焉。司墓者出巨册一。余问以二月廿二日有女郎马克葬此乎？司墓者检籍得之，呼侍者引视其处。侍者不待词毕，即曰吾知之。余问侍者坟台累累，尔安辨其为马克者？侍者曰：“彼墓丛花环之。吾方叹显宦子孙，得如彼少年之待马克，可以无憾。”于是沿径数转，即见茶花百余丛，莹洁咸作玉色。中裹一小墓，余审其为马克无疑矣。侍者言：“彼少年来时，言花少谢，即当易其鲜妍者，勿令吾女郎墓上见残英也。吾闻墓中人丽绝，为彼少年所眷，君识之乎？”余曰：“识之。”侍者曰：“君识是人，亦如彼少年之挚耶？”余曰：“吾闻名而已。”侍者曰：“然则君亦有心。巴黎人咸若君之重马克，吾恐步履所及，园中草木且弗生矣。”余曰：“此墓终无人至乎？”曰：“即彼少年一至耳。”余曰：“少年眷此墓中人，一至诂复即了？”曰：“彼一恸后，即往马克姊家议更葬之。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侍者曰：“此官地，葬此期以五稔，移其残

骨以去。彼少年弗忍，拟自市永远之地更葬之。”言已，复叹曰：“吾闻格尼尔姑娘生为名娼，今其人已死，当无责耳。而他家至此展其先茔者，见此墓辄涕唾之，以为不应与巨家接壤而封，亦已甚矣！吾观巨家阡碑上恒自署和泪书，然吾未见其有泪容也！且一年至此不过三四次。间有种花墓上，亦断不如此鲜丽。吾为彼少年市花置坟上，花值极平，未尝侵其镞铢，而不知者以为吾媚死人，吾操业固媚死人者也。长日铲草园中，安有余闲以讲酬应。”余闻侍者言，心益动。侍者似觉，乃曰：“吾闻巴黎巨家昵马克者，比比而是。今埋香于此，乃屏迹弗至。今尚有一人来哭，为幸多矣！吾伺墓久，每见人家置其死女，及笄以上，不棺不殓，投之陷中，岁无虑数十。吾家亦有一女，至爱怜之；怜吾女因并怜他人之死女，比年见妇人夭逝者，辄复心悸；固知吾所操之业苦也。”侍者言既，谓余曰：“君来非为闲谈者，今问墓既得矣，此外更有奚事？”余乃问亚猛居处，侍者曰：“寓巴黎某街，吾间日往索花值者。”余识之，将归，复周视马克墓，恨不见墓中人此时作何状也！怏怏遂行。行次，侍者问曰：“君欲见亚猛乎？亚猛殊未归。”余曰：“若知亚猛发墓之事确乎？”侍者曰：“不特确也，此策还吾决之。亚猛初来时，即问我欲见冢中人须何法也，吾告以云云，计亚猛未至，必商之马克之姊；若归，则断无弗